大東稗林

己巳錄 共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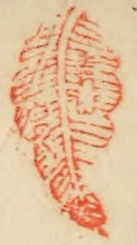
乾

巳錄

Carpentier

稗林

己巳録上

正月初十日大臣六卿三司引見時 上曰國本未定國勢单弱朝綱觧弛民心靡係卽今莫大之計不在於他矣若其遅回觀望敢有異論者納官退去可也領相曰 聖教極爲未安卽今朝臣雖無狀豈有無端退去之心小臣聽瑩未能詳知 下教矣 上曰國本未定故國勢单弱此時觀望有他意者則退去宜矣故言之矣領相曰自 上久無螽斯之慶擧朝臣民孰無憂慮之心乎自前歲後宮有高禖之慶羣情如有所得其爲欣幸何可勝達臣等其時敢陳獻賀之忱者以其待罪於藥

房之故也中外臣僚之意亦皆無異於臣豈有觀望之人乎 上曰予之下教本意若未及盡察諸臣次第陳達可也吏判南龍翼曰國勢孤危朝野顒望之際 王子乃生臣民慶幸何可勝達今日下教出於意慮之外臣實未知所以仰對也 上曰所謂意外者何也龍翼曰 下詢之教出於倉卒定號之舉亦涉太遽故臣言若此矣卽者 内殿春秋方盛前頭之事有未可知今此舉措豈不太急乎雖以古事觀之定國本之舉甚為重大博詢講定未為不可今若決之於倉卒之間則臣未知其可矣 殿下以退去為教臣退則退矣所懷如此故仰達矣戶判柳尚運曰宋真宗既為儲嗣

廟見而帰百姓擁路稱賀曰少年天子也太宗曰
當寘我於何地且漢家有司請早建太子今者自
上深念國本有此　下教王子旣生之後則一國
臣民有所係望前頭若無正宮斯男之慶則国本
自當定矣豈係於今日名號之定與不定乎兵判
尹趾完曰　聖上下詢旣是　宗社大計則人臣
豈有觀望者乎南龍翼之以太遽爲言者慮有前
頭難處之事矣言誠是矣以古事言之漢明帝明
德皇后嗣續斷望之後以章帝子之則必以正宮
爲重者盖可見矣今此王子生纔數月而此後若
或無　正宮螽斯之慶則國本自當不期定而自
定矣工判沈梓曰　殿下春秋三十始見　王子

誕生之慶舉國臣民孰不喜悅而今茲 下詢盖
出於 宗社大計其在臣鄰何敢有觀望之意事
体重大且諸臣以後慮爲言者不無所見惟在
聖上博詢廣議而處之矣大司諫崔奎瑞曰方今
聖上春秋鼎盛 王子誕生亦纔數月名號之定
何若是汲汲乎前頭若無 正宮螽斯之慶則國
本自定云若誠如諸臣所達而日後若有難處之
事則將何以爲之也今日所詢旣是大事則從容
訪議可也乃以官爵先爲劑制羣下至有退去之
教其待羣下可謂太薄於 殿下亦未免乎大段
失言矣 上曰古語有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予
年幾至三十而尚無儲嗣夙夜憂惧未嘗少弛始

於昨年幸有　王子雖以閭閻間事言之至於三十而無子則亦以嗣續爲憂今予之早定者豈云早也天下之事變無窮國家艱虞若此前頭之事有不可知者故有此下詢之擧君臣猶父子予有所懷豈可相隱乎予嘗以嗣續爲憂上年五月夢遇一人問以予年近三十而無子何時當有男子云爾則答以旣有懷孕云予曰雖有懷孕安知其必男子云爾則其人又答以所孕者乃男子云予於其時心甚爲喜旣生男子之後予心尤有所怪矣李彦紀曰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何言不盡乎敢以閭閻間細瑣之說祇以仰達焉閭閻間士夫或晩而生子則必貴重之而衣服則不近華美

亦不以文字作名者盖其愛護之心無所不至而
然也　王子之生纔數月矣即今所務當盡保養
之方不宜遽定名號矣　上曰三十為斷望之年
諸臣之若是爭執未可知也今日　宗社大計不
在多言定名號而已舉行事分付該曹可也
二月初二日去夜承旨玉堂入侍時　上曰國本未
定之前則詢問之下各陳所見容或可也而今此
名號已定之後則[illegible]奉朝賀而宋時烈以山林領
袖敢於疏章之中至引宋哲宗時事隱然歸之於
太早當此國勢孱弱人心波蕩之日敢為如此之
説此而寘之則無將之徒將接跡而起所當遠竄
而特以儒臣之故姑從輕典削奪官職門外出送

今後如有為宋呈疏紛紜之擧則將至邪說橫流
啓日後無窮之患雖大臣決不可饒貸此等疏章
切勿捧入 上曰尹拯之事極為微細而畢竟紛
紜至此曾前勿為禮待如此之教還收可也 上
曰柳緯漢疏中有諸臣不為心悅誠服等語故臺
諫既有鞫問之請宋時烈疏中肆然歸之於太早
顯有不滿之意而李益壽身居公論之地終無的
白陳達之事臺臣之体豈容如是罷職可也 右承
旨李玄紀曰益壽既以為宋時烈疏中以太早為
言云而且有拘碍之端嫌於為辭固其宜也其在
待儒臣之道不可不優容矣同副承旨尹彬曰益
壽辭不違意至勤 聖教而儒臣之以此罷職似

太過矣 上曰尹彬適差

備忘記儲嗣已定君臣之分大定之後宋時烈以儒林領袖乃敢以早定國本顯有不滿之意引諭極其放肆則柳緯漢疏中不悅服云者不是茲說耶

政院知悉

政院啓曰臣等既以區區所懷仰達於榻前今不可更爲煩瀆而第宋時烈年既衰耄死期將迫今此陳疏殊涉妄發而三朝禮遇之臣猝被削職之罰則恐非 聖朝優容之道伏乞 聖明亟賜寬暇特收成命何如臣等待罪喉院惶恐敢達

備忘記判敦寧趙師錫以休戚之臣憂愛之忱有加於他人而觀望大小重激之論顯有趨附媚悅之

態大臣所爲豈容如是誠極寒心政院知悉
傳曰領議政須當引對之日辭氣勃然語不擇發全
無敬謹之意人臣事君豈容如是罷職
備忘記予將三十始有一子是 宗社生民之將絶
而復續也爲今日臣子者苟有一毫憂國之心則
當有援據古事全然直請之不暇而奉朝賀宋時
烈疏中敢以早建國本爲言欲售不滿不足之意
其在分義已極無狀而至於十歲藩王有疾始册
太子等語其造意設計已極危險則削出之典亦
云未滅而同副承旨尹彬乃敢罔念分義挺身營
救其心所在實不可測誠極痛駭拿鞫嚴問
備忘記奉朝賀宋時烈疏中語意極其陰慘削黜實

是未減擧行条件啓下已久傳旨終不捧入事之
痛駭莫此為甚今日仕進承旨并為罷職李玄紀
則不參於昨日還收之啓勿論
備忘記王子名號已定君臣分義大定之後以早達
欲售不滿之意則人心世道可以推知柳緯漢疏
中不悅服之說實無足怪臺閣之臣汲汲請鞫必
欲撲殺而後已獨不愧於心乎如此之人決不可
寘之金德基俞命弘并遞
傳曰宋時烈疏中語意極其陰慘此正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職在三司之列者所當請討之不暇而
大司諫李濡獻納李宜昌持平元聖俞等偃卧甚
家無意行公殊甚可駭并遞差

禁府尹彬拿囚啓
備忘記修撰李益壽昨緣特差而旋又備擬於臺閣
之望者縱恣之習誠極可駭吏曹叅判崔錫鼎安
東府使除授前府使李玄錫遞付京職
傳曰校理尹德駿宋相琦修撰崔錫恒遞差尹彬極
邊遠竄黜一林叙用遠竄罪人權大運放送
傳曰今此元子外家今日政追贈亦令該曹賜祭
傳曰前卜相單子入之
卜相單子中睦来善金德遠加書落点
傳曰承旨權愈睦昌明除授領議政呂聖齊左議政
睦来善右議政金德遠吏曹判書沈梓禮曹判書
李觀徵承旨李宇鼎柳命賢正言沈季良睦林一

吏曹叅議姜鋧大諫李沆獻納權瑍持平沈潑左承旨禹昌績同副承旨李玄紀除授初三日備忘記當此客使渡江不遠廊廟空虛之日任使輔鼎之列決不可過自撝謙恝視國事須体至意速出論道以副上下之望事遣史官傳諭于左右相

傳曰權大運叙用 傳曰以宋時烈事觀之則柳緯漢別無所犯放送事分付

院啓門黜罪人宋時烈托跡山林廣樹黨與至倡邪論凡諸異於己者非殺戮則必竄殛錮廢而後已氣勢如焰罔不摧敗陰秘之計靡所不及朝野側目已多年矣夷考平生罪難書盡至於元子定號之日茍非心懷陰慝之計者宜無異辭而乃敢肆

然援疏惑亂人心元疏未下雖未知遣辭之如何
而比擬無倫之意觀於　聖敎而可知設計之陰
戾究厥所行可窺手脚之有露王法難貸請門黜
罪人宋時烈極邊圍籬安寘行廣州府尹李翊光
南君金益勳楊州牧使李頤命等俱以宋時烈最
所親密之人奸謀秘計彼唱此和作爲形勢根柢
既深貪淫放縱姑寘勿論近来造言飛語無非此
輩之所幻弄援以王法不可無討罪之典請并極
邊遠竄荅曰宋時烈遠竄李翊等削奪官職門外
黜送
荅右議政疏曰卿之才德允合輔弼之任何用撝謙
乃爾須体至意從速論道遣史官傳諭

弘文提學權大載吏曹參判閔宗道工曹判書尹深
參議權樸內醫提調左相御營都提調右相右尹
李玄錫副應教李后鼎修撰李湜掌令金龜萬大
司憲閔黯忠洪都事孫萬雄宗簿正權珪副校理
權歆朴鎮奎持平李濟民除授
吏曹啓曰前判府事權大運敘用事 命下而本曹
無相當之窠依例送西之意敢告
又啓曰前判府事權大運送西事 命下矣當爲隨
品處寘領府事閔降付判中樞權設下批之意敢
告 傳曰知道
初四日院啓門黜罪人宋時烈本以昏朝孽臣之子
托以山林之名濟以陰戾之性其平生罪惡難以

毛擧而已及大喪之後倡爲長庶之論以售貶薄
之計用意絶悖得罪　宗社當時得保首領已是
失刑之甚者及至今日國有大慶名號已定分義
斯定而邪心尚存舊惡未悛經營揣磨肆然投疏
乃引宋朝不幸之事敢爲人臣不忍言之説疑亂
人心動搖國本其心所在的然可知不可不亟施
栫棘之典小洩神人之憤請極邊圍籬安置護軍
尹瑎李思永李仁夏尹時達兵曹參判李秀彦俱
以狐鼠之輩挾其蛇蝎之性締交於益勳諂付於
時烈盤據形勢表裡相應陰慘之論聞者疾首秘
詭之行道路以目及至今日國有大慶名號已定
之後舍生之類莫不懽忭而反懷疑懼之心肆爲

妖妄之說遠近傳播人心凜〻而日夜馳逐雄唱
雌和動止非常情節叵測當此邪說橫流人心波
蕩之日不可寘之於輦轂之下請并極邊遠竄
答曰昔在乙酉年間議定儲嗣之日李敬輿以人
心波蕩等語有所陳達　仁廟震怒特命安寘況
此宋時烈則敢於國本已定分義已定之後肆然
投疏有不悅服之意其心所在已極叵測而敢引
宋朝古事尤爲絶悖有非人臣所忍發口者何以
言之哲宗初封延安郡王及神宗有疾因命册立
者也今日人心世道雖云兇悖渠等安敢以不幸
之事比擬於今日欲爲動搖國本之計思之至此
萬〻痛惋如此無將之徒不可不夬施懲惡之典

濟州牧安賓嚴加栫棘尹瑎等依啓

初五日倫忘記幼學洪致祥賦性危險行身處事無一可觀日夜經營者但在於締交興訛搆亂國家而已姑就其大而言之則宮家例有　東朝遂日上書問候之禮矣上年春間慈宮書簡待闕門啟先來到意以謂循例問候拆見則只一張真書而已如此怪駭之舉前所未聞予不勝驚駭親自披覽則以渠之自筆列書諸人姓名有若匿名告訐者然噫　東朝上書問候何等重大而渠何敢以此乘早汲汲投進若是其輕蔑哉其他可駭可愕之舉不一而足自是以後　東朝尋常駭歎及其幾日之後握予手而教曰洪也處心日益危險語

逼主上無所顧忌寧不痛心乎追思玉音不覺哽
咽而其時腐心度日終不敢發諸口外者誠以無
益於討罪而反增時人黨類之疑怒故也何幸天
道昭昭時烈無將之跡透露於不知不覺之中其
為國家之幸可勝云諭如此陰慘之徒似當繩以
重律而與他臣僚有異高年貴主在堂渠雖負我
我不忍負渠特永削儒籍放出門外
政院玉堂請對入侍時洪致祥今日內拿囚嚴問以
啓事下教
府啓吏曹佐郎金盛迪性本愚騃舉止庸鄙徒藉門
閫驟躋名途不知是非之所在務崇時烈之餘論
物議之嗤點固已久矣當此進退消長之別淑慝

之日不可仍寘銓選之地請罷職不叙答曰遞差
初六日左相睦來善啓曰天道十年而變則亦豈無
人事之變乎荒裔竄謫之人或有老母而不相見
者或有骨肉死亡而不得相吊者其於情理實為
可矜仁覆之下合施廣蕩之典 上曰權瑎李沃
沈檀鄭性岳并因大臣所達放送閔黯追復官職
司諫李蓍晩所啓李翊金益勳李頤命等俱以宋時
烈最密之人奸謀凶計彼唱此和作為形勢根柢
已深近來造言飛語莫非此輩之所幻矣不可削
黜而止請極邊遠竄依啓
又所啓罷人李師命窮凶極惡之狀前日臺章中固
已羅列不可遠竄而止請絶島圍籬安寘依啓

初七日晝講時　上曰今聞承旨之言則判敦寧趙師錫被逮時其子恭喬至欲擊錚而其父禁止云旣欲擊錚則必有可據之端而今者嚴問之下不為吐實渠以人子不思為父訟冤之道已極無狀至及東朝而猶敢隱諱終不直告之狀尤極痛駭各別嚴問期於得情

院啓行護軍李選本以蛇蝎之性濟以刻毒之行朝晝所為罔非罪惡其以益勳之至親為時烈之腹心表裡和應機械巧密至於飛語造謗疑惑人心與師命益勳合而為一況時烈之窮凶極惡皆由於此人慫恿則討罪之典決不可寘之請極邊安寘

又啓江春監司金萬吉以益勳之侄子爲時烈之爪牙挾其勢焰肆其奸毒凡諸傷人害物之事無不揚臂久蔵銓地濁亂朝廷及授東藩專事貪饕不治之罪特其餘事及今時烈益勳伏罪之後不可一日寘之於方伯之任請削奪門黜前判書金萬重本以時烈之腹心挾其憸毒之性行費盡心機戕害善類乃其伎倆鴟張聲勢濁亂朝廷特其餘事及其上年徹出罔極之言肆然陳達 筵席矯誣聖躬偪逼 東朝思之及此心骨俱寒凡人臣事君之道若聞街巷之談上関君父則無論輕重從其虛實從速納約轉環於無過之地者實是忠愛之忱而萬重則不然假其不根之說佯亦陳達

之狀遠其嚴問之下含糊周遮終不吐實有若真
有是事者然以致播揚中外惑亂聽聞輿情憤惋
久而未洩今者致祥之言既以現發則想其言根
不過再傳而入於萬重之耳當初罔違之跡尤不
覺可駭此豈職在崇班戚聯宮掖者所可忍為哉
為今日　殿下臣子者不可不嚴加討罪之典快
雪君父之誣請極邊安置判決事朴贊惟以夤附
當路搆陷士類為能事決不可寘之衣冠之列請
削去仕版　答曰噫為人上者慘被前所未有之
誣辱而萬重略無驚動之意寘之疑信之中遽席
直達語多絕悖及其再三嚴問之下并與傳說之
人而一向罔違其縱恣無嚴愛君不如之狀良可

寒心也其時臣子爲有痛迫伸下之心則所當齊
其聲討罪之不暇而乃反復營捄猶恐獲譴至於
李濟民之啓實出於痛君父之被誣而攻斥排擯
惟恐或後視君父如視路人也其他伊日諸臣怗
亂之舉非一非再難以毛舉至于今日時烈之跡
而彰著無餘若此不已君父大義幾何不至於淪
喪乎予實日夜腐心痛骨未嘗食息而忘于懷則
去冬災異之荐疊益可見天道人情之不甚相遠
也今此爾等之列陳萬重罪狀者一則尊君父一
則斥邪說辭嚴義正極其明夬予其嘉尚也依啓
朴贇罷職

初八日 傳曰趙泰耈之徵發其端終不直指之狀

極爲痛駭金萬重旣騰言端於榻前之後累次嚴
問終不直告之狀亦甚可痛卽爲拿囚一体施威
嚴加究問
初九日禁府啓曰金萬重原情云云當初筵中所
達之言其子鎭華得聞於李興朝而來言云李興
朝爲先拿問後禀處何如啓依允
初十日備忘記李元禎李德周俱未有顯著之迹而
斃死於杖下宜有矜念之道特爲復官
政院啓曰新拜領議政權大運時在慶尙道延日地
依例遣史官傳諭上來時三道監司處亦爲分付
何如　傳曰允
合啓領敦寧金壽恒賦性陰倭心行邪僻外假矯飾

而實蓄巧密之心內閃奸毒而肆行慘激之論十
年秉國擅其威福戕害善類斲傷國脈氣焰所逼
舉世靡然而益勳師命結為心腹仁夏時達使如
手足潛窺暗從如鬼如蜮戚聯宮掖伺上動靜奸
情慝態道路以目幸賴　聖鑑孔昭洞察欺蔽之
狀昨載徵譴庶剤滔天之勢而九重淵邃壅蔽多
端則日月之明亦安得盡燭也哉試取其彰著者
而言之李端夏之狂易一世之可共知頃年刑官
之除渠亦有云而及其枚卜也承順時烈之旨遽
寘具瞻之位藩臬重寄必極精選而不計才望惟
樹黨至親五人一時按道私畜鄙夫次第外闈第
宅之彌亘一洞輦輸之充牣私藏特其細過而至

於 元子定號之時有原任大臣牌招之教豈不
知國有大議而偃息私家揣摩移日〻勢已晚始
稱違牌入侍諸臣皆有太早之托辭則終不眠意
做出別議陰嗾之端請改舉行之条件其心的然
可知王法尚稽輿情益憤請罷職

又 所啓前領議政金壽恒以奸回刻毒之性懷陰邪
讒賊之心師事時烈互濟其惡甲寅厘禮之時在
前席力拒 先王之明命必立時烈之邪論〻以
王法罪不容誅得免大辟於渠亦幸及至庚申以
後益其狼怒肆其胸臆而宋黨盤據附麗日繁威
制勢壓羣僚凡所以戕賢病國黷貨網賄者無所
不至家有悍妻助以為虐太僕吏胥之輩招致閨

門之外需索百端寺蔵俱竭為子娶婦窮極侈靡
資粧千金播於閭巷頃於　元子誕生之初入侍
前席佯視獻賀之禮其所請宥只是逆上之萬重
則托公售私其計巧密矣及承筵之辭　教顯有
持難之色乍從乍違奸狀自露而退去之後惻於
承順之謂請改舉行條件而敢引光海之昏亂比
擬於不當擬之地噫是豈人臣所敢為者哉及今
時烈跳出引宋哲宗為諭然後益驗其凶言悖者
同一脉絡此而不罪將無以服人心而振國綱請
削奪官職門外黜送依啓　三度後極邊安寘
十一日府啓天下之寃莫大於受誣而被戮天下之
惡莫甚於造獄而戕人凶奸巨慝之誣獄殺人者

古或有之而未有若壬戌獄事之巧且慘毒者也
遠竄罪人金益勳等陰嗾凶徒以售其誘脅之計
暗授火咒以實其搆捏之端而兇祕之迹自露於
兒房之密啓粧撰之狀亦出於供辭其他設機之
巧密造意之慘酷昭在臺章塗人耳目若不於此
明覈而痛斥之則樂禍希功之輩無以懲戢而國
亦不得爲國矣幸今 聖明夬悟其凶謀洞燭其
冤狀旣下故監司李德周復官之命則其時搆成
此獄之人決不可一日寘之而不問金益勳李光
漢乃其主張而醞成者也金煥金重夏韓壽萬李
彬李柱漢乃其承受而誣告者也此七人者幷請
亟命拿鞫以正邦憲答曰勿煩 三度後依允

十三日左右相引見時右議政金德遠所啓賓廳伏
見李乙楨李德周復官之　教不覺感泣交零臣
有悲鬱結存心曲者十年于玆未死之前欲一陳
暴矣今日前席冒死敢陳而淚隨言發不能成聲
尤不勝惶悚矣臣等庚申秋待罪金吾堂上也目
見吳始壽至冤極痛之狀非但獄体嚴重且拘時
勢終不能直陳所見臣罪大矣始壽聞許䈇之傳
言歸達　榻前而向時人以疑吳始壽做出無根
之言矣搆禍於時烈不計語犯　先王遂乃質問
言根於異國之人勒成參證鍛鍊成獄必殺之而
後已揆之人情義理萬〻不近之事假借彼人之
言搆殺我正直無罪者此專出於猜疑戕害之計

而不覺啓曰後無窮之弊其時諫長尹趾完之啓因此而發論〻議歧貳始有老少分黨之漸始壽之事自中構究亦可見矣當此大霈之日若施弛怒之典臣死且瞑目矣　上曰其時不但尹趾完之啓趙持謙亦有所言矣今者大臣又為陳達始壽特為復官爵左議政睦來善所啓洪宇遠正直古今所罕當初疏中引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之義豈有他意於其間哉厥後時論以引喩失宜搆成罪目至於竄謫八年風霜夫妻俱沒豈不寃痛哉似當有復官爵之恩命矣其疏中引用不過内外男女之卞而已曷嘗有他意於其間而反其言語至以臣下所不忍發口之說勒成罪

案十載投荒竟死謫所自中稍有知識者亦皆不服今當霈澤之時宜有矜恤之典矣 上曰洪宇遠亦復官爵右相曰故判書李袤以耆老之臣見忤於其時之意搆成罪案十載風霜饑饉艱苦蒙恩放還卽爲身沒其抱冤之狀亦可矜憐矣 上曰李袤一体復爵 上曰國有大慶廣蕩之典宜異於常赦竝者李元禎李德周等已令復官在謫諸臣幷爲放還而㮒及熀爀等雖絶島屬籍久爲竄寘情理可矜撤圍籬放歸田里可也左相曰今此 聖教誠出於惻怛之至意渠等若聞德音亦必感泣當初處寘實出於全保之道亟速寬宥可也右相曰此人至今保全者實出於 聖明好生

之德及至今日又有惻怛之　教國德事也臣等
非不欲將順而但念連坐罪人法不當輕易舉行
況此末世人心日漸危險在　聖明曲盡保全之
道亦宜寘諸遠方以令得近於輦轂之下矣渠等
若聞　聖上今日之教則雖在風霜絶域想必如
在樂土中矣　上曰大臣雖有遠慮予意則已定
禋則撤圍籬熡爀則放歸田里可也

右相金德遠所啓全州儒生宋遇龍乃文官宋相周
之侄子也其叔相周及其父相魯皆見忤於時議
至於編配遇龍亦以此久被儒罰矣及至辛酉式
年遇龍幸得解罰參東堂赴會試得十五分會試
之日為同道有嫌者所誣訴竟至削科事之痛駭

莫此爲甚引嫌措罪公然拔去亦足以感傷和氣矣 上曰宋遇龍亦爲復科可也

十六日承旨李玄紀所啓判府事許穆當己亥大喪之初亦因議禮之論打破時烈嫡庶之說及至癸卯又陳早建儲嗣之請矣到今時烈之疏出而益見爲國之誠先見之智非人所及也而見忤時烈之故久在罪籍頃因廣蕩之典還給職牒而尚無致祭之擧此士林之所以缺望者也左相曰許穆爲國竭誠之事迹書諸史冊而傳之萬古則孰不感歎哉右相曰李玄紀所達之言是矣許穆以遺逸受知致位卿相其際遇可謂盛矣只因禮論見忤時烈終致罪累賫志而沒職牒雖已還給今因赦

典別為致祭以慰泉下之魂則士林可以聳動矣
上曰諸臣所達如此特為致祭可也
右相所啓前參議尹善道以　孝廟朝師傅為國之誠
自別於他曾在已亥陳疏論禮其疏語或不無過
實而痛斥誤禮之論無如此疏故匡正邦憲之後
贈職賜謚其子仁美亦坐其父而廢錮終身故自
朝家矜憫而贈職矣庚申以後因李師命陳達奪
其父子所贈謚爵今者似當還給矣李玄紀曰時
烈檀弓免子游衰之說善道首先打破其功尤大
矣　上曰尹善道首發論禮故見忤特甚其父子
謚爵還給可也
二十六日原城幼學安瑕以牛栗黜享事獨疏伏以

臣謹案宋史有儒臣楊時以王安石父子黜享聖
廟為斯文興喪之原國家治亂之本誠以聖廟從
享之典至嚴且重不可輕易許之者也噫一自安
石從祀之後章惇蔡京之輩襲其餘緖病國戕賢
終至亂亡之域則楊時之言豈非當時格言後世
龜鑑耶試以我朝從祀之賢論之皆是百代之宗
師而吾無間然者也竊惟故贊成臣李珥忝贊臣
成渾亦與從祀之列也一則削髮入山自陷於無
父之域一則不赴國難々掩其忘君之罪其詳俱
載於前後諸儒之䟽 三朝 列聖之教不待臣覼
縷而 聖明亦有洞燭者矣嗚呼忠孝二字固是
學問之綱領而珥之不學渾之不忠實為名教之

罪人則阿私者之所謂學問粹然無邪者果安在哉頃當時烈得志之日擅其朝權鉗制一世無賴之徒奉其指揮呼聚奸黨假稱儒疏誣言逼辭欺誣天聽猥登俎豆玷辱 聖廟伊時草野之連章可見一脉之公議而嚴譴荐加士氣摧折有胎無口以至于今矣彼時烈者自稱珥渾之道統而襲其無父無君之餘論謂 聖明可欺國本可撓而自速天討栫棘絶島其徒之乘時望風占躋珥渾於 聖廟者亦皆分配四裔矣天心開悟改絃更張今日急務者惟在黜珥渾之享祀以樹風教以明好惡臺閣館學無一人言及此事者此不過軟熟成風傾瞻前後之狀臣竊痛之臣一介書生

陛伏草野當 聖明蕩滌邪穢之日仰待鳴皷所
黜之舉盖有日矣側耳無聞不任憤惋累足遠来
敢陳瞽説伏願 殿下特命有司亟出兩臣之從
祀則斯文幸甚士林惟忭熄邪説衛吾道自今日
始矣豈不韙哉抑臣癡騃尤所憤激者時烈罪惡
難以毛舉而撮其大者厥罪有三當己亥議禮之
日鼓倡邪説抑摧正論而壊亂宗統貶降君父者
其罪一也當 殿下誕生之辰中外臣民慶忭祈
祝而沮泥賀禮隱有異意者其罪二也 元子定
號之日投進一疏辭意陰凶援引無據動揺國本
者其罪三也為人臣者有一於此罪不容貸況并
而有之乎噫陰附時烈者寔蕃有徒有稹倡之於

前尚敏和之於後皆以宗統之說為一大關捩則
時烈之包藏禍心有不可掩者矣尚敏之徑斃杖
下人莫不駭憤而尊慕時烈者以尚敏有若冤死
者然飾辭面謾旣辱褒贈之典又有錄用之舉其
放肆無忌憚之心路人之所共知而至配於魯山
六臣之祠尤可見用意之陰憯也時烈且於頃年
恩釋之初以貫高之說揷入於章奏之間盖貫高
卽趙王之臣而謀逆大邪絕吭而死則時烈之援
以自證者未知何為而發也時烈之前後心跡節
節相應於宗統之說是無 孝廟也無 殿下也
無元子也此豈時烈所可一日偃息於覆載之間
哉圍籬之命固出於 聖度之包容而按法之啓

尙寂於臺閣之上臣於今日討罪之典恐難雪神人之憤也噫珥渾不黜則正道難明臣魁不黜則邦刑難正豈非有關於國家之治亂耶臣沐浴菁莪之化敢暴憂愛之忱伏願　聖明勿以人廢言亟賜采納焉　答曰省疏具悉第一件事雖不無意見黜享事重似難輕議宋時烈之陰凶予固洞知故旣已栫棘海島俾絶交通按法之論決知其太過矣

三月初二日副修撰金邦杰上劄請宋時烈按律事答曰省疏具悉時烈窮凶極惡之罪予豈不知旣已栫棘絶島則何必按律而後快哉

初三日進士洪萬迪等六百餘人以牛栗黜享事對

擧上疏　答曰今觀洪萬迪等疏辭語意無倫必
欲力抵公論之狀極爲駭然此疏還出給

十七日進士沈齊賢等上疏政院啓曰卽者進士沈
齊賢等以故贊成李珥叅贊臣成渾黜享事乃投
進一疏語意絶悖臣等不勝駭然之至兩臣首末
齊賢等盛有所稱引者皆是厚誣之言臣等請畧
下之珥之父嘗惑其妾待珥不善珥乃逃身入於
叢林釋歸義菴而緇徒尊之今乃謂見其近理而
染禪云者謬也又謂不被緇不削髮者亦誤矣若
使珥初雖失脚而後乃復路無指疑之疵有洗濯
之功則齊賢所謂幼年迷方不足追咎者亦不爲
過而今珥則不然丁年非幼弱之歲所遭乃人倫

之變況其改圖之後其處心行事粗而不精偏而
不正其視聖人反之〻功萬〻不相侔誠不足以
贖其前愆天資穎銳處則誠有之矣而惟其方寸
間得力者小故隨事生疵應物必踣至朝廷則初
主調劑後樹黨與論理氣則專務創奇動背師説
李浚慶賢相也功存社稷而露章攻擊以逞其憾
鄭澈奸臣也心懷陰賊而私相朋比揚詡太過其
平生心跡昭在耳目者如此從祀文廟何等盛典
而乃敢擬議於珥哉至於渾則不及於珥又甚遠
矣學問醇雜有不足言而當初乘輿播越也居道
旁咫尺之地乃敢偃息自便終不趍造扈駕其後
分朝之命召也又以無騎為辭而及天兵渡江聲勢

稍振則始乃援赴行在人臣事君之義掃地無餘進退無據行止不倫而今乃謂裁之義理者一何悖乎己丑獄與澈表裡身雖在外而渾實主張崔永慶之初釋也渾遣其子文濬以求遺之言曰見惡於何人而至此永慶答曰只坐見惡於汝翁耳文濬憮然而退人謂永慶再鞫之禍寔由於此云操網罟入江湖自謂曰非獵人誰信之難將一手掩得衆目是以 宣祖大王翻然覺悟而下教曰凶渾毒澈殺我良臣良臣即永慶也八字玉音足破肝膽而獨惜乎處分寬緩使渾輩不伏反坐之當律而但止於屛竄凶徒之傳授鍛鍊至今無懲艾耳渾之殺永慶 宣廟之所洞燭而今乃謂渾

常掀鮮天日在上其可欺乎上年時烈作爲長書
臚渾之實迹而戕賢主和之言不翅狼藉流播搢
紳有目皆睹渠等亦不敢容隱夫時烈以陰凶之
賊平生所冀用者珥渾而及今與尹拯相軋之後
以拯爲渾之外裔指摘若此其言固不足爲證而
亦豈全然孟浪之言而時烈發之哉以如是之人
皆乃敢躋享於夫子廟庭此實斯文之一大變也
公議齊憤　聖鑑洞燭亟擧迸黜之典大快輿人
之望此誠擧措光明處寘正大質鬼神而無疑建
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齊賢
等公肆陰辭以多士之公議爲巧密政院之啓達
爲慫恿　聖上之處分爲乖舛爲顚錯至曰天下

以 殿下為何如也有若為大段累德者然噫齊賢等亦有心腸何敢肆然無嚴若是哉其誣辱朝臣固不足言凌侮 聖躬奈分義何甘心死黨淺視君父自是此輩之本色誠極痛惋所當還出給而既稱多士之疏不得不捧入之意敢啓 傳曰齊賢等疏辭極其無嚴爾等之不破極其明快予當深惡痛斥俾熄邪說焉

十五日館學儒生等第三疏伏以臣等以故贊成臣李珥參贊臣成渾聖廟黜享事書再上而未蒙允可臣等窮惑焉夫兩臣者言其學問則終始不正所知者糟粕而已語其心迹則偏私未祛所樹者黨與而已托跡叢林毀体被緇而遠遷上舍至見

阻於廟前通謁則大本虧矣息偃郊圻臨亂背君
而諉以無騎又不赴於分朝之勤召則大節虧矣
容附椒婉釀成蔦甫之傾軋瘦殺善士劉盡國家
之元氣貽害滋蔓毒流至今有難掩之跡無可紀
之善而推奬者操持權柄主張論議大為一邊人
所宗主故其徒慕義無窮無盡崇奉之道敢為從
身之請自乙亥至辛酉首尾五十年間累發累違
末乃力抗公論威制一時肆然稱之以士論歸一
必躋之於俎豆之列後已甚為聖廟之辱斯文之
羞可勝言哉幸今世道陽復多士齊籲 聖明旣
許以公論又燭其明白而特以黜享事重有持難
之事臣等大以為不然者事之重者莫有過於聖

庙從祀而享事固重故曰之愈久而黜之愈急也
從古以來既享而復出者如楊雄馬融王安石之
徒非止一二而皆卒以從享事重而黜之也未聞
以黜享事重而仍之也此臣等所以至再至三而
申懇不已者也伏乞
聖明亟揮乾斷快賜俞音
以重祀典以幸斯文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
噫我國儒賢之從祀文廟者前後何限而輿情洽
然終無異議獨於此兩臣多士之端誠齊籲必冀
黜享而不知止者豈有他哉蓋所以遵
列聖之
明教痛彼輩之周遮疵累欺蔽濫躋之致也一自
兩臣陞祀之後掇拾餘論我人病國固非一二而
若言其漸流之害則朝廷之潰裂人心之陷溺至

於力排尹拯事而無復餘地幾不免彝倫斁絶國
不爲國永言思之寧不痛心哉公共之論不可終
拂特允所請一以正是非一以抑邪說焉
十八日答領府事李尙眞劄曰省卿劄辭外假俟羅
而其實有專於偏護兩臣祖擊公論也噫　列聖
之持難從祀之請者意有所在而曰予專爾之擧
終未免汚辱聖廟雖微李玄齡之疏固已反躬慙
恨則激於一邊之論旣陞還黜等語何爲而發哉
無乃以予爲中無所主而不平之極不暇擇發耶
大臣所爲如此齊賢等之疏亦無足怪予實痛駭
倫忘祀兩臣從祀之請閱幾歲歷累朝不惟不賜允
俞前後批旨極其嚴截者誠以疵累昭著衆目難

掩故也莫重庙庭决不可以如此之人溷躋俎豆之列而伊時予因乎循之舉未免汚辱 聖庙主今追惟常切悔恨矣乃者舘學多士之疏辭嚴義正一則為聖庙重祀典一則為斯文正是非則正與予意相符故快允所請矣沈齊賢等以么麽狐鼠之輩滿紙游辭無非禍滋不正末乃以乖舛顛錯等語如是煩瀆其輕侮國家甘心護黨縱恣無忌憚之狀殊極痛惋如此陰慘之徒不可不明示痛斥以快人心疏頭沈齊賢定配

二十一日晝講時合啓天下之寃莫大於誣告而殺人天下之痛莫過於抱寃而入地則其所以主張誣告之獄戕殺無辜之人者烏得免反坐之律乎

自庚申至壬戌無辜之獄多矣而主張搆誣指揮
諸賊者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是已論其罪惡則
雖罄南山之竹不能盡書而始就其已著者言之
益勳之招曰清城以爲吾大拜後因有詗察事而
有難便不得已向君發口以此小紙中説話詗察
爲可又曰清城多般譏察得其端緒末梢令渠同
事譏察等事一從清城之分付渠則無一主張之
事又曰自初至終錫胄皆自主管兒房啓辭亦並
撰送又曰壽萬求索火藥甚切覓給必生疑惑渠
不得擅斷稟議于清城後備給又曰翊戴既至軍
門有所云云則終不可寘而不問翊戴之所云云
書送于鞫廳爲可過一日後送言曰決不可掩寘

速為啓辭以俟朝廷處分為可搆成啓草而送之
光漢招回清城使渠往問金煖之言回告于諸大
臣後來告云〻諸大臣之議明朝上變為當之決
之招回金煖之上變翌日招致渠回汝須往問曲
折而來渠對曰告變曲折自非同情之人則有難
聞知清城曰以吾之言往問無妨汝之招回渠乘
夜進去則清城明燭而坐謂渠曰江上又有可疑
之事汝須詗察如此等說浪藉於諸賊之招不可
一〻覼縷想　聖明洞燭其交案矣以此觀之錫
胄乃其謀主益勳光漢輩不過承受指揮耳今者
益勳杖斃光漢伏法則錫胄亦安得獨有漏網乎
向者癸亥冬來倭書梓傳擧國掀動錫胄入奏前

席極言賊有必來之勢出對羣僚以爲賊艇不日
當到家累趍速搬移身爲重宰言若可信而又族
湖南李師命使以私書潛通漂流人之語以湊合
恐動之計以此人心危懼中外騷然事端恍惚國
中疑亂而創前古所未有之制身兼大司馬之任
者其心所在誠極難測父子掌兵殆過三十餘年
陰養死士廣布腹心常時壯士留宿其家有同私
兵及遞兵判擢授右揆又以精抄廳更名爲禁衛
營身自爲都提調不欲一日釋兵權者抑又何意
奬拔白徒專用僨帥李后光輩是所帶廳直而通
仕路至除僉使景善令下蒼頭而托以錄勳超授
堂上招權納賄放恣無嚴敢與閫帥等比抗禮右

之馮子都嚴崇之惡亦不過此新搆甲第觸天耀
日起自大寺洞連亘于典醫洞而重门複户儼然
宮闕連筏運材皆由於公牒冬月熾炭塗壁畫乾
請剷果木鋪成階砌廣取黃漆塗其柱樓此則賈
似道元載之亞曾所不為廣占田園徧滿八路而
牛川亭樹勒買良民之田而横亘一登東湖樓閣
掠取世傳之臺榭積如 江華順天等處奪取果
百名浦田官家給種守令監護一如軍門之需而
其實盡歸於私占其他珍玩寶器之物充牣私藏
者有浮於郿塢殆不可殫記京外營造必役守禦
精兵工匠而自其兩局計給料布有若官家營繕
之役又設管理廳寘納府於门墻之内朝夕需用

如探私索禁衛營兵乃是宮禁之宿衛而設也使
其軍兵分番守門有若闕門把守者然見者駭異
寢處之所別設數四而若將留宿於此半夜復潛
徙於彼夜夜相換人莫知其宿所出入闕門之時
必使武士潛佩刀釰跟隨左右其行止之詭秘不
可測度者有如是焉締交宦寺昵如親友以為伺
察動靜之計當近侍讁宦之時指揮小宦特進官
案其無嚴天威恣行胷臆者一至此哉甲寅犀禮
之初　先大王手執九經而使之懸註以入則渠
乃親承　聖教　以明賊烈壞禮亂統之罪而
及至庚申秋渠撰告廟文而乃曰　在托邦禮前
後　如出別人之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抵

錫胄以陰凶之姓挾肺腑之親與益勳師命托為
心膂以光漢斗北斌作為爪牙廣開讒察外若盡
忠於國家而包藏禍心內欲網打於諸臣擅出衙
門之貨巧作飛魚之餌醞釀羅織搆成大獄駭一
世而納之大河赤族之辟而後已嗚乎尚忍言哉
中外怨讟滿腹憤罵盈路皆欲食其肉而寢其皮
者十年於此何幸天日重照黃道咸祥諸凶迸伏
羣枉畢伸三尺王章已嚴於秋霜十行宸綸更責
於衰道為不能泝流溯源亟正巨魁之罪則何以
快人心而伸王法乎昔在　明廟冲年尹元衡敢
挾外舅之勢大起士林之禍及至末年　聖心大
悟而行刑竄殛不以戚里之故有所容貸至今頌

明廟之明不衰此豈非 聖明之可法者請錫胄
追奪官職 答曰予見鞫廳文案已知主張誣告
之獄卿等所論正大依啓
閏三月初七日鞫廳啓曰罪人李師命問目内辭緣
既以承服依法例結案取招後照律何如 傳曰
依啓觀此師命承服招辭誣 東朝誣 上躬事
初出於致祥而矣身與趙相家素有嫌疑故樂聞
其言而傳於金萬重金萬吉云以此觀之萬重得
聞於師命明白無疑而累度嚴問至受三次刑訊
而終始推諉於不干之輿朝堅忍牢諱之狀萬〻
凶悖為人臣子聞此罔測之凶言而不但小無驚
動之意而愛護私黨抵死欺罔其心所在實不可

測以此發爲問目金萬重各別嚴刑鉤問
罪人洪致祥刑問二次施威承服萬重刑問施威承
服鞫廳啓曰罪人洪致祥問目內辭緣旣以承服
依法例結案取招照律處斷何如
傳曰致祥等陰凶罔測之狀尚忍言哉初因遵依受
教嚴防內入交結外宮之備忘大生疑怒於權貴
之主家自是厥後辭氣之間都忘分義之嚴多有
凌蔑之色其所以飛語造謗惑亂聽聞者無所不
至蓋以此等言語出於至親之間則人必信之不
疑故也豈不巧且慘乎此是　東朝之所駭歎寡
躬之所痛恨而每於中夜予未嘗不仰屋太息而
至親作爲仇敵福善禍淫其理昭〻誣上不道之

賊終必有天殃矣及今日 致祥窮凶極惡之罪案
爲彰著無餘庶可以少慰神人之憤也曰念頃日
臺臣臚列金壽恒罪狀中戚聯宮掖伺上動靜一
句語最是明白着題之論也盖東平君及張希載
等本不致如彼革阿好貴家伺上動靜之態故致
祥革以此含嫌嫉如仇讎一則曰因緣拜相一則
曰謀爲不軌又曰希載日入東平之黨一節深於
一節百般搆誣必欲東平一 戕殺而後已凡天
下之事積於中則見於外致祥平日心術之危險
本末如此故自不覺肝肺之自爾透露前冬國有
大慶而至親之間未有欣喜之色反有不滿之意
如時烈無將之疏特其領第事耳何足怪乎自有

國家以来用意設計之凶巧慘毒未有甚於今日之事而予之腐心度日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厭辭説之支蔓畢陳首末委折以破肝膽焉且念致祥罪名如上所論誣人悪逆情節亦已承欵則論以三尺萬戮猶輕而當初既下貸死之教今遽失信寘法有不忍特為減死安寘嚴加栫棘未知何如

依啓

罪人李師命年三十三白等矣身誣 東朝 誣上躬事段趙相誣謫初出於洪致祥而矣身與趙相家素有嫌隙樂聞其言傳於金萬吉金萬重為白有置同情唱和的實是白乎旀窟詩交通事段金錫冑以為申曇為卒不可使是如為白乎旀以朴

斌南斗北交通金鉉是白如乎庚申以後不忘舊
情歲月存問是白乎旀今箭行陣事段心雖無他
違法之罪固所甘心是白乎旀御營授書事段若
以傳示於他人爲辭則固所不辭是白乎旀洪致
祥數十年不相見是白如可曰其妻小祥一爲往
見則從容談話之際因言近日東平君受恩異常
事甚縱恣極爲可慮是如言說是白去乙矣身荅
曰君以禁截子弟上奉公主何不從容密贊俾無
此等之患也致祥曰吾亦有此意思而不得其端
若使交結後宮之家則使東平君家不得相親亦
是一助是如爲白去乙矣身相與酬酢而歸是白
如乎丁卯十二月間渠之所親武人鄭久望言於

矣身曰朴廷英親於吾家若以台言招送則可以
盡心是加爲白去乙即招廷英使之往見致祥是
白如乎其後鄭久望朴廷英時々來見矣身傳說
張希載之事曰追後数十日交密則無間而與東
平君相親之事千萬發明其妾則欲爲速去云々
是白去乙矣身以其不可交密之事常爲言或至
於出送其妾則甚爲不可矣廷英仍曰宗室家有
何大段所挺也吾當發告詳言於希載耳矣身曰
若有所挺則當發告君輩何如是奔走也但國無
儲嗣訛言甚多彼之行跡亦不淳謹此爲可慮處
是如爲乎旀御筆事段果爲傳說於廷英處是白
乎旀譏察密告事段洪致祥與矣身相見之日問

矣身曰近聞兵判譏察東平之說行於世果有實
事否矣身答曰譏察非受密旨不敢任意伺察此
無 上命則虛實間自當奉行矣致祥曰台言誠
然矣其後鄭久望來言如令張希載圖得譏察密
旨爲白有如可數十日後廷英等又爲來言曰希
載不爲信聽是如爲白去乙矣身曰莫大之事輕
易發口則誤矣此後則更加相親無使輕絶可也
言說是白遣果矣身若見東平君驕恣之跡而臣
爲重臣直諫於 榻前不過爲南九萬呂聖齊而
止耳昏昧無狀欲以曲逕圖得密旨少售其伺察
之計自陷於不測之地誣上不道陷人悖逆的實斬
不待時籍沒家產 鞫廳啓曰致祥以主家子弟

締結動貴飛語造謗惑亂聽聞旣誣 上躬又誣
東朝其窮凶極惡之狀實神人之所共憤至於誘
脅恐動圖受密旨無倫於惡逆之科以售其戕殺
之計特其小人耳臣負此罪名得逭刑章假息覆
載之間實是法理之所必無而 聖上以貴主年
衰寡居惟有一子不忍加誅當初旣下貸死之命
卽今又有議處之教親親之義好生之德允在聽
聞孰不欽仰而第罪名極重三尺至嚴在下之道
惟當執法而已依前啓請照律處斷何如 傳曰
國法至嚴雖不可屈公論至正雖不可拂而第旣
有貸死之教不忍失信加誅依前判下特為減死
絶島安寘 傳曰金萬重絶島安寘

初八日鞫廳大臣引見時大司諫李玄紀所啓伏見
鞫廳判府有承服罪人洪致祥減死安寘之命臣
切惑焉致祥包藏禍心做出罔測之言與凶賊師
命等同情唱和旣逼 上躬又逼 東朝此實神
人之所共憤王法之所不貸至於圖得密旨陷人
惡逆之計特其薄物細故耳師命業已輸情伏法
而致祥獨免刑章不但有乖於獄体豈不貽天下
後世之譏議乎法者祖宗之法也致祥者 東朝
之罪人也決不可以一時私恩有所容貸請承服
罪人洪致祥依律處斷 上曰洪致祥前後窮凶
情跡不啻狼籍小無可惜而前日旣有貸死之處
分勿煩

初九日備忘記前都事金道淵與凶賊師命情誼之
親密實非尋常往在　年間渠敢以移授訓將於
師命以便譏察之意肆然達於天聽其時訓將卽
申汝哲而師命之貪權樂勢予所詳知深惡其更
起譏察必欲戕害一番人之陰謀嚴斥痛絶厥後
不敢售其奸計而到今師命窮凶極惡之罪旣以
輸情伏法則平日尤甚黨惡之類不可削板而止
絶島遠竄

禁府啓李翊原情云云承服不盡刑推得情何如
傳曰姑停刑推議處可也

初十日府院啓曰昨伏見備忘記有金道淵遠竄之
命辭旨極嚴照燭孔昭在廷臣僚孰不歎服也道

測以賊胄之子為師命之腹心陰凶之圖遂萌於
乳臭之年詭秘之行已播於中外之聽而特以鬼
蜮之態難於把捉削版之罰只舉徵罪及奉 聖
教始知其黨緣宮掖為師命游說托以譏察欲授
訓將於師命嘻噫此何為者人君之授人以職譬
如天地之有造化雖尋常除拜固非在下者所敢
番況訓將之任是何等權柄而乃敢為其親密之
人至煩於纊聽之下哉設使道測之心只在譏察
陷人惡逆之科固是死罪矧乎其心亦有不可測
度者則鉤問得實以伸王法豈容但已也非國家
之至親而濫通禁地罪狀浮於致祥矣受凶賊之
陰嗾直請兵權則放恣甚於師命矣師命既以伏

辜致祥方請按律而道淵之罪止於遠竄則無以
破打奸究之謀服國人之心請遠竄罪人金道淵
拿致窮問以正邦刑答曰伊時予深惡道淵之為
凶賊師命更起戕害之計嚴辭痛斥終不遷改汝
哲之將任渠不敢售其奸計而到今師命伏法之
後尤甚黨惡之親密如手足之人不得不快施迸
裔之典矣至於此刑之論似涉太過勿煩

府啓戚里寅緣蹊逕密通宮禁國之大閑至嚴且截
尋常請托有所干瀆則其罪罔赦遠竄罪人金
道淵席其父熏爀之勢襲其父陰賊之心怙寵恃恩
縱肆無忌逞凶稔罪靡所不至卒乃以移授訓將
於師命以便譏察之意密干天聽欲以兵權畀其

私人其費心積惡豈但爲屠殺一番人之計而已
哉跡其干上戕人之罪道淵爲首師命爲從人有
如此之惡有如此之罪豈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
間哉此而不正王法則無以快神人之憤嚴國家
之坊請遠竄罪人金道淵按律處斷
十一日金道淵飲藥猝死府官請檢屍
十二日判義禁閔顯請對入侍時正刑罪人李師命
檢屍事榻前下教罪人斗任三省推鞫來聞坐前
與李翔面質事定奪　合啓臣等謹案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則誅時烈當己亥議禮之日舍禮經立
第二長亦名長子之文引註疏四種之說貶降君
父不以嫡統歸之於　孝廟惟我　孝廟以仁祖

之次嫡承宗廟莅臣民至於十年則渠何敢擬之
於体而不正乎此其將心一也曰故叅議尹善道
陳疏下斥又敢以檀弓免子游衰果不足乎之説
肆然陳疏以明其已見夫檀弓之免譏仲子舍孫
立子也子游之衰譏文子廢嫡立庶也渠何敢以
次嫡承統十年君臨之聖主爲不當立之庶子而
謂將見譏於知禮之人耶此其將心二也我 殿
下卽祚以來十有六年而國無儲位人心危懼幸
賴 祖宗之默佑元良誕降名號已定億兆胥悅
而時烈投進一疏敢陳宋朝不幸之事明今日定
號之太早顯有搖動國本之意此其將心三也庚
申以後恣意修郄心腹幺冑爪牙賊勳屠戮無辜

綱打善類殆無孑遺乃者勳已伏法胄亦追削而
時烈以臣魁假息至今此固輿情所不服者也且
因有禎之獄進疏自明而有曰臣無拳無勇不能
辨貫高之事夫貫高為張敖圖不軌於漢祖事覺
絶吭而時烈以何意引此乎蓋欲肆虐而自露其
本情況癸丑遷陵之日與金壽恒書有曰庚子聖
上親奉審之時不為改封至於今日乃無一毫自
反之語而專罪諸臣者豈聖人省己反身躬自厚
薄責人之意也都俞之際不可以子家鉤對名公
之說容進規戒又曰連以遠豫靡閣展謁然温泉
則逐年幸行不能無疑於識者之心噫此何言也
設令人主真有過失為人臣者面陳疏規固有之

矣安有据撫所無之過揚之於僚友之間若有数
罪者然哉毋論子家鈎引喩悖理其無君不道之
罪萬戮猶輕又其向日疏中以故相臣許穆癸卯
早建國本之説謂之潛挑禍機至於逆堅之謀而
益肆噫　殿下誕生之初請建儲位之論何預於
逆堅之謀而乃爲此無倫之説耶此在時烈之罪
固是薄過而亦可知其人之凶悖矣頃年逆賊有
禎奴與侄之招有曰有禎欲乞精兵萊府往抹於
鄭錦以爲請兵來攻之計遂到長鬐留時烈栫棘
中者至於四十日之久其子聞而携歸未幾而投
凶書凶書中所謂嫡統失序者實襲時烈之論則
時烈之不與凶謀人誰信之噫己亥之貶降其非

今日動國本之計乎有禎之逆謀藉時烈亂宗統之論而癸丑之數君上庚申之禍士林皆人臣之極罪天下之大惡也此而不正王法則無以伸神人之憤塞禍亂之源請圍籬安寘罪人宋時烈拿鞫嚴問以正邦刑臣等見鞫廳判府有承服罪人洪致祥減死圍籬安寘之命臣等竊惑焉致祥包藏禍心做出罔測之言與凶賊師命同情唱和既逕 上躬又逕 東朝此實神人之所共憤國法之所不貸至於圖得密旨陷人惡逆特其薄物細故耳師命業已輸情伏法而致祥獨免刑章不但大有乖於獄体豈不貽天下後世之譏議乎法者祖宗之法也致祥 東朝之罪人也決不可以一

時私恩有所容貸請罪人洪致祥依律處斷 荅
不允致祥事勿煩
十三日玉堂劉請從兩司之請以固 宗社之基以
洩神人之憤 荅曰省䟽具悉予豈有以時烈爲
可恕而然哉當初貸死旣出寬典何必援律而後
快哉 備局堂上引見時漢城府郎廳與本官眼
同李師命檢屍事定奪後漢城府參軍閔光魯李
師命檢屍次交河地出去十四日合啓辭意同前
添入曰至子家鉤引喩之說尤極悖理昔魯昭公
出子家鉤曰季氏僭公室欲殺之對曰諸侯僭於
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蓋譏昭公不能自反而
罪季氏也時烈敢以 先王擬之於不自反之魯

昭其無君不道之狀誠有所不忍言者其下同前

上曰時烈之罪狀萬戮無惜而當初特許寬刑栫

棘絶島勿煩

十五日兩司合啓請時烈正刑致祥正刑　答勿煩

大臣引見時領議政曰時任昌樂察訪李東杓叅奉

權斗寅俱是一道巨擘既富經學且善詞章决非

常調俗士若俱陞遷使之出入經幄則裨益必多

而東杓則雖叅新錄未出六品斗寅則頃除清官

時上來保安察訪金文夏以名家子弟爲人極端

正且有文藝居身處事亦多可稱出身已久尚沈

馬官誠爲可惜矣　上曰金文夏蓋以金吾郎於

文臣廷試以律詩居魁者耶吏判曰是也其時品

賞勳馬焉未出六品矣 上曰此三人并六品陞
遷可也領相又曰先正臣李滉奉祀孫李杲臣在
朝時薦進爲三嘉縣監頃日又爲陰城縣監而邑
甚殘弊不足以奉祀且未經瘕邑底有痘疾不能
視民云矣爲人自是佳士當有故家典型且多吏
才若依州牧薦例陞擢則似可矣 上曰先賢子
孫陞擢宜當矣一例州牧例調用可也
二十日兩司以宋時烈洪致祥按律連啓
新啓王者有必誅之義而或失於寬縱人臣負罔赦
之辜而或漏於幸免則刑典之紊亂衆心之抑鬱
甚不至國不爲國者幾希可不戒哉罪人金壽恒
以陰邪之行懷奸毒之心外假粉飾殆類驩兜之

象恭中藏禍機實同林甫之腹釰十載掌銓擅弄
威權八年首揆恣行匈臆族類姻親盤據要津則
勢熖之燻灼也门生故人遍滿一國則黨與之衆
盛也數年見斥積憾次骨憑一妖獄鍜鍊百般梏
網之中得脫者無幾羅鉗之下寃死者相望姑撮
其一二而言之尹鑴賢士也 聖上初既酌處罪
止編配則逆以大逆必殺乃已吳始壽大臣也
殿下仰体慈教曲貸其死則進疏力爭竟至賜死
身爲首相受命按獄則恐累 聖德宜加審克而
乘時逞憾惟務快意既殺賢士又戮大臣此外一
品之名宰三朝之宿將忠烈莫白慘被搆殺論其
罪惡萬戮猶輕且就其慘刻者論之諸臣之被謫

者或謂之疑惑人心或謂之締結力士危動上
心徒之惡地其蒙放叙者又稱以造成事端還配
中道前後所達即一變書爲非傷人之意滿腹害
物之心撑中人之殘忍一至此極耶師命之陰凶
國人之共嫉而力抹兵權不避嫌碍友壻之人薦
擬於西銓之長李端夏之喪性縉紳之士皆知而
時烈薦之則不有公議扶陞百僚之首爲有一毫
爲國之心行私罔上又豈至此哉噫庚申殺戮之
餘一番之人存者如綿而禍人之心猶未足滿招
呼不逞之徒密授詗察之謀禍網高張巡獄連年
及其敗覆之後無售庇護之計乃曰益勳有罪臣
亦有罪又曰兒房密計臣不知其不可人也奸惡

有如是耶頃者設鞫之日數三大臣自初至終詗
察之語迭出諸賊之招數三大臣一壽恒迹告根
柢彰露無餘具在鞫體宜卽請拿而淹然至今天
討尙稽擧國輿情孰不憤恨尤可痛者居其瞻之
位行穿窬之事寅緣宮掖潛伺君上之動靜交結
主家密作飛語之階梯自謂暗昧之無知不料
聖鑑之先燭爲人臣者負此罪名國有憲章寧逭
嚴誅噫錫胄之出得壽恒而益肆師命之憲藉壽
恒而益稔通天之罪貫盈之惡至此無所逃矣王
法不可以不正公議不可以不伸請圍籬安置罪
人金壽恒按律處斷　不允
二十二日兩司合啓請壽恒時烈等正刑事　答曰

勿煩
玉堂劄請亟從合啓之論以正王法事 答曰省疏
具悉予豈不知卿等之陳列出於公共之論而第
大臣按律似難容易勿煩
二十三日晝講時叅贊官李鳳翔所啓因慶尚道增
廣初試罷榜有推考試官查治擧子之命矣試官
所出策題皆引通書則元非杜撰用意事而擧子
之執其所見終不製呈者亦出於公心非故為罷
場之比不可以此治罪擧子且近千之多士查問
現出之時必有不勝紛紜之患其在鎮定之道還
寢查出之命似為宜矣 上曰勿為查出可也
二十四日兩司請時烈壽恒等正刑 答曰勿煩

政院啓曰刑法帝王之大柄也三代盛時亦不可舍此而為政是以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後世不然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橫罹刑法失中王章紊亂〻亡以至相隨豈不大可惧哉今者三司所執實是一國公共之論　聖上亦許其正大喻之以萬戮猶輕之意舉國臣僚莫不欽仰　殿下照肝燭隱之明矣一日二日尚未下允俞之音臣等竊惑焉夫事之難斷者容可持難而罪名若是其彰露公議如是其峻發　聖明又大覺悟則舉國致討不宜少緩而昨者聞　聖教則反以大臣按律似難容易此則有不然者自古大臣以罪死者何限而試以國朝故事言之安老仁

弘俱蒙刑戮其何可諉以大臣而不施王章乎況
懷私亂統神人共憤搆成誣獄國脉斷傷則時烈
壽恒貫盈之罪實有浮於仁弘安老者也如此而
獨能偃息於覆載之間哉臣等自公議之益激慨
天討之尚稽猥以區區之忱竊附古人有懷必達
之義齊聲并議敢此仰瀆　荅曰勿煩
右議政睦来善所啓國家不有紀綱則何以尊國体
人臣罔念分義則何以責臣道乎近聞以李珥成
渾黜享事該曹関文下送諸道者已至數月尚無
擧行報該曹之事而諸道守令中不欲擧行多般
謀避必罷而歸者已多有之方且辭職者不勝其
紛紜渠輩雖有憤恚之心成命已下之後其在分

義安敢乃爾小有國綱豈容若是事之可駭莫甚於此若無別般處寘之擧亦甚無謂各道監司見其該曹關文不爲申飭者爲先從重推考各其道內行未行嚴加查問尚未擧行之邑則卽速擧行後使之啓聞其中規避違命守令一一摘發以啓從重科罪之意令該曹分付何如 上曰兩臣黜享之命已久而各道尚不擧行極其寒心各道當該監司爲先從重推考守令則使其監司查報該曹處之可也

二十六日備忘記噫古語云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賊致祥之逆上不道窮凶極惡之狀實是神人之所共憤則爲人臣所當腐心痛骨

骨齊聲請討之不暇而況君上之先發其端者乎
曾在□卯九月備局引見時予備盡言根之出於
至親曲折其時諸臣不但寘之度外一不聽信至
於承旨朴恭遜則以方外略聞此言以　殿下爲
何如等語偃然陳達而辭氣急急略無顧忌噫君
臣分義至爲森嚴渠雖無狀旣承明教之後何敢
發護凶賊告君之辭若是其絶悖乎事之痛惋莫
此爲甚當此致祥輩被罪之後忍憾次骨義理晦
塞之日如此忘君之徒不可不痛懲朴恭遜極邊
遠竄
府院按律啓依前連啓
二十七日禮曹判書閔黯等上疏云云哀鑑洞照黜

魅莫逃舉國臣民孰不拭目改觀第惟今日處分
失當呑舟之巨魚尚漏滔天之大憝未除輿情鬱
抑王法隳壞識者寒心有日矣臣等雖甚無似待
罪卿大夫之列受國厚恩目見公議之不伸而終
無一言以抹之則是 聖明不負臣等而臣等負
聖明也請死言之罪人壽恒前後秉政殆二十年
其處心陰狡行已貪縱之狀難以毛擧姑就其戕
人禍國以誅罔赦之罪而言之向因一時廢斥含
怨次骨畜憾緘心設機詗察議讞慘刻快意逞憾
大肆屠戮戕我無辜騈首就殘於其手得脫者無
幾有曰益勳有罪臣亦有罪有曰兒房啓辭臣知
其不可知於自初至終譏察與知之說迭出於鞫

廳諸賊之招不翅狼藉則其與益勳等表裡搆禍之罪必誅而罔赦者一也故相臣吳始壽之死也叶謀并策千巧百奸費銀賂而潛圖於彼啁譯舌而俾免其說及 聖上仰体 慈聖好生之德特貸其死則壽恒挺身投疏恣意羅織必致於大辟而後已其搆殺大臣之罪誅而罔赦者二也潛通宮禁以為窺測之計密交主家以為飛語之計伺人主之動靜驗異已於鼎鑊其罪罔赦者三也有一於此罔或不誅况兼三罔赦之罪而宥之乎且罪人宋時烈既列檀弓免子游裘之說貶降君父又引宋朝不幸之事動搖國本前後負犯莫非將心貫高漢高之逆臣而窃比於其躬昭公魯之暗君而

敢擬於　先祖其包藏禍心逆上不道之狀者有
必誅之罪無可赦之義　殿下於二人者亦既洞
燭其罪之罔赦而猶不允三司之請者無乃亦以
二人者曾在大臣之列而有所持難耶我朝雖以
仁厚立國而惡如安老罪如仁弘則不以其大臣
而有所容貸而國人皆曰可殺則人主亦不得强
拂之也伏願　聖上〻体祖宗懲惡之弘規特允
三司執法之正論以振王綱以快輿情不勝萬幸
大
提學閔黯吏判沈梓兵判尹深工判閔宗道戶判
權大載刑判李宇鼎左賛成李觀徵右叅賛柳命
天漢城判尹吳始復漢城左尹尹以濟吏曹叅判
俞夏益工曹叅判朴相馨刑曹叅判申載厚權愈

沁畓鄭樸兵議李瑞雨大司成柳命堅工議朴廷
薛護軍睦林儒禮議俞夏謙戶議李義徵兵曹叅
知李玄紀等上疏請允三司壽恒時烈等正刑之
啓以洩神人之憤事　答曰省疏具悉三司之論
公共之請至此不惟終難強拂貫盈之罪揆以王
法決不可容貸金壽恒特為叅酌賜死宋時烈之
負犯亦非不知而既已嚴加栫棘俾絶奸萌何以
按律乎

四月十五日引見時領相曰頃者筵臣以副學張應
一追贈事有所陳達有大臣議處之命而臣意亦
與筵臣所達無異矣右相曰應一乃先正臣張顯
光之子也素有清名直節而以遷陵時陳疏事為

一番之所忤至於追奪其官職纔以還給其牒而
只經行副提學未經嘉善實職矣領相曰若變品
追贈仍爲賜祭則似爲合矣　上曰變品追贈致
祭可也右相曰黄俊良乃先正臣文純公李滉一
時之人也其年歲與李滉不甚差池而俊良自處
以門生李滉待之以儕友其往復書推許文字多
在於李某文集及俊良身沒之後李某所製祭文
及行狀中奬詡之意不下於奇大升先正之論可
質而無疑也嶺南多士曾已從享於豊基郁陽書
院矣頃年李選以故相臣盧守愼文集中所載之
語陳疏以致收議於大臣及儒臣其時大臣中論
議不一儒臣中如朴世采之論則以李某之定論

歸重餘則亦異而竟黜其從享後學之尊信宜莫如李滉而其為俊良中不許與之意不翅明白則何可以一人論私之言遽出賢師從享之列乎特許還為配享於書院以慰一道多士之望何如

上曰許令還為配享可也

十六日右議政所啓朴泰遜被罪遠竄之後判府事南九萬亦為待罪於門外惶蹙無措云係是大臣待罪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朴泰遜遠竄後即為待罪耶右副承旨李晚著曰即來待命云矣 上曰丁卯九月十三日引見時以其紙上不道之言不難查下之意有所傳教則九萬身為大臣少無驚動之意因念誣及於寡躬乃反周遮惟恐其言

根之或露義理豈容如是伊時已示未安之意向
日筵中亦及此事矣朴泰遜遠竄之後臺閣之公
論尚今寂然殊未可知也不可以大臣之故有所
容貸九萬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十七日義禁府都事李行遠金壽恒賜死後入来
啓若金炫唐古介行刑與李師命交通事也
十八日合啓請濟州安置罪人宋時烈拿鞫嚴問以
正邦刑罪人洪致祥依律處斷事
府啓誣謫君上之言誠千古未有之變也爲　殿下
臣子者孰不腐心痛骨思得造言之凶賊以正王
法以破人惑也門黜罪人南九萬乃於登對之時
親奉　聖教端緖既露之後不思究得言根之道

而掩護周遮不成説話至有臣子所不忍聞之教
而畧無驚動之色反以觸激致疑為言南九萬雖忽
於護黨亦有心腹蒙被累朝寵恩致位鼎台之首
不念討賊之義惟恐言根之或出外假以忌掩義
之説内售主家曲庇之計人臣分義掃地盡矣決
不可事在既往而寘之則削黜之罰不足以懲其
罪门黜罷人南九萬中道付處
院啓亦請南九萬中道付處　荅曰勿煩
禁府啓南九萬江陵中道依啓
二十一日禁府啓目帖連问于大臣則領議政以為
李翔之陰谋秘計教誘恐動搢紳烝徵之状既以
畢露於各人之招加以抵書請嗾陳疏証因使玄

女縊死得暉自刎斗任陷於誣女論其罪犯情節
合用反坐之律不可以年踰七十有所容貸而比
律論斷自下不敢擅便伏惟 上裁左議政以為
母子陰慝之獄千古所未聞大變而李翔造為陰
巧必為搆成之狀畢露於各人之招至於作書請
囑投疏陳達無所不用其極是可忍為者乎其玄
女得暉之自決與夫斗任之將陷於以女誣母之
罪莫非李翔之所致究其情節顯有擔當搆揑之
迹參以情罪似不可以年老有所容貸而法外刑
推在下有難輕議伏惟 上裁右議政以為母子
陰慝之獄實是穹壤間人倫之大變李翔之終始
擔當必為搆成者其為情節有不可測玄女之自

縊柳得暉之自刎雖由於李翔之所致皆在未決
之前則豈不合誣告已決者反坐之律而受財同
罪與隨行致死者尤不襯合此該府之所以難決
而有所收議之擧也大凡考律論死事係重大自
前元無比律論死之法今此李翔之罪元無的當
可合之律則其刑推與否姑待斗任死生查決後
處之似當伏惟 上裁領敦寧閔病不收議領府事
李判府事鄭判敦寧趙判府事呂在外不得收議
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 上曰依右相議施
行 三司請對入侍時鞫廳即爲開坐洪致祥結
案取招事 榻前下教問事郎廳二權歆李玄祚
二十二日合啓臣等以濟州圍籬安置罪人宋時烈

亟正邦刑事論列已久而俞音尚閟臣等竊惑焉時烈以陰凶之性挾詭譎之智內畜禍心外示朴野據經籍而以文其奸語性理而以飾其詐假托山林恣行胸臆殆將四十餘年平生所務晝夜所度惟在植黨而禍國禍物其飾詐釣名如安石惠卿其陰謀戕殺如盧杞林甫勢焰隆赫如竇憲梁冀順非堅僞如少正卯遙執朝權如賈似道以一人之身兼八凶之罪求之古今罕有匹儔姑取其罪之最大者言之自 孝廟逮至 殿下待以師友視之如股肱雖以嗜利無恥之人宜有感激報效之念而時烈則不然以因上爲行能以妬賢爲己任背公死黨之議奬以成之蠹國害民之事靡

所不為朝廷日畀紀綱大壞此其罪之大者也憑藉寵異籠絡一世國柄在其掌握威福過於人主輕視君父略無嚴憚陵轢卿相有同奴隸政令廢寘盡出其指麾慶賞與奪一任其好惡暫有違忤縱鷹犬而搏噬順其指使以爵祿而酬報宰相不得為宰相之職銓官不得為銓官之事使一世知有時烈不知有君父此又罪之大者也異己者雖一時名賢汲汲排擊惟恐其或進附己者雖行若狗彘汲汲獎扶惟恐其或失謂之儒賢而吹噓者無非惟恭李翔之類也謂之人才而引用者無非盖勳師命之徒也至遐邑偏徒無行賤孼出入其門皆通仕路噫不問善惡惟彼附己布列朝廷托

以腹心自古奸臣蔽主制國之本此又罪之大者
也假托道學自擬朱子此與王莽之每擬周公賈
似道之竊慕謝安無異也大勢所在舉國靡然搢
紳之士章甫之徒托以師門雖不道之事悖亂之
行稱道贊揚一以爲法轉相誑誘譏誤一世頌莽
之徒徧於八路噫亂逆之臣固天下之大惡而然猶
身誅而禍止今此時烈陷溺人心之禍必將累世
而不除終至於亡人國而後已此又罪之大者也
庇護黨與讎視公議縱益勳之輩開告密之門屠
戮搢紳殆無虛歲及其人言藉藉之後趙持謙韓
泰東等欲治告密之罪首發益勳之論則渠乃不
顧廉恥挺身伸救反以護逆者亦逆之罪搆成二

人之罪必欲寘之死地幸賴　聖明在上公議不
泯雖不得售其奸計誣告之罪時烈爲首此又罪
之大者也欲掩其貶降之罪則預定世室於　孝
廟欲掩預定之跡則進加徽號於　太祖太祖神
功豈待數字之加而益著也　孝廟聖德豈因時
烈之言而益光也又安有三百年之後進上徽號
五七世之前預定世室之理乎此則無嚴　宗廟
也異己之人始欲殺之而未得其便及至庚申之
獄竟售罔打之計若唐李之南北司宋朝之濂豊
黨罔念寅協之義惟懷怨毒之心國家之巨終必
以此可謂流涕可謂痛哭馴致乎此者誰任其咎
此又罪之大者也噫爲人臣負此罪惡雖堯舜之

仁皐陶之法邦有象刑斷不可貸況其將心又有
所不可掩者乎我 孝宗大王以 仁祖大王次
嫡正位春宮十年君臨則 祖宗之宗統不歸
孝宗其將何歸乃敢加庶字之賤名亂宗嫡之大
統隱然以閏位之隱公待我 孝廟廢嫡之文手
譏我 仁廟其辜恩悖邪之心路人所知此其將
心一也誤禮之後人心憤鬱公議激發前後諸臣
上章示諭則渠有心膓亦豈不知非惟不悛反加
醜詆目之以凶人斥之以嫁禍故叅議臣尹善道
因此栫棘故相臣許穆因此禁錮如三朝宿望之
趙絅一時清名之洪宇遠并加収囚之律而屛君
父之聽杜一國之口其後納有禎於栫棘之中驅

釀援書之變此其將心二也　殿下即位十有六
年國無儲嗣人心危懼幸賴　祖宗之默佑獲覩
元良之誕降名號已定億兆胥悅而時烈援進一
疏語極陰險佯示媚悅之態顯有不滿之意此其
將心三也噫噫亦甚矣時烈罪惡固不止此而不
係無將不道之罪者不暇殫論耳臣等歷觀古史
未有惡如時烈罪如時烈將心如時烈而未誅者
也　殿下如以臣等所論有一毫爽失之語則所
當一一卞明示其不然如其未也何愛此一凶人
而尚靳允俞也唐宗不戮林甫宋朝不誅秦檜失
刑之譏千載未已今若不誅時烈亂賊不懼紀綱
不立國是不定人心不定濟州圍籬安置罪人宋

時列拿鞫嚴問以正邦刑　上曰依啓　又所啓
請承服罪人洪致祥依律處斷　上曰依啓　又
所啓右副承旨李着晩　榻前陳附於有懷必達
之意而縷〻數奏之際雖有不稱於　聖心者咫
尺天威遽被斥罷之罰此豈君臣間情志交孚之
義哉請還收　上曰着晩敢以流涕痛哭之說陳
達有若立節者然殊甚無據罷職之罰亦云輕矣
罪人洪致祥年三十六矣身造言事段累次加之人
情疑惑是乎等以妄有所疑有所傳說是白乎所
矣身與師命本不爲親是白如乎金萬年常〻來
見矣身多費說話調制兩間蓋萬年與師命及矣
身皆爲親切故有此居間之事是白乎旀丁卯冬

間與師命相見酬酢時聞東平君痴濫之說尋常
驚疑而惟以師命妄誕未之信也其後不但大播
於縉紳間具鎰尹楷等東平家出入之說趙相々
親之言鄭久望来傳於矣身是白乎旀至於買鴆
之說亦聞久望所傳而此則可知出於師命是白
乎等以極為驚駭果為交結希載欲為夤緣曲徑
圖得密旨以為師命譏察之地為白乎旀一如希
載師命之招矣身非不欲即為直諫而恐入於逆
告之科迷劣所致隱忍不發為白有置逆上不道
之出言自做自傳之狀既以彰著無餘罪合萬死
的只罪斬不待時籍沒家產事　傳曰洪致祥既
循公共以正王法而籍沒一欵不為擧行亦無所

妨以此分付禁府
傳曰凶賊致祥之罪旣以彰著三尺至嚴而直用處
斬之律亦所不忍特爲參酌處斷
禮曹啓曰今二十二日三司請對入侍時 上曰貴
人金氏與壽恒內外交通伺上動靜宮闈之事無
不言泄且締結主家飛語造謗無所不至不可無
處寘之道令該曹考例禀處事命下矣曹中久遠
文書屢經兵亂蕩失無存未得可據之例臣等未
諳國朝故事不可以一時臆見對 聖教而 中
宗大王朝後宮朴氏挾其妖術謀危東宮事覺竄
殛以後宮獲罪猶可爲前例但其罪犯與今日之
事不同此外無他可據 上裁何如 傳曰削其

爵號燒火教旨叅酌廢出可也

二十三日備忘記今日政院玉堂內外宗室駙馬誕日　大殿下問安并勿捧還給事下教而承傳色內官朴斗卿全不詳審以致誤傳之狀殊甚駭然姑先從重推考政院玉堂批答爻周勿施

又備忘記中宮殿承傳色內官朱彬當爲今日朝廷政院玉堂問安批答不爲稟告於大殿任自誤傳之狀極爲痛駭拿問處之

政院啓臣等卽伏見備忘記有今日政院玉堂　大殿問安批答爻周勿施之命臣等相顧驚惶不知所達在前各殿誕日例有　大殿問安之例今日問安亦循前例則批答爻周實爲未安且　中殿

承傳色朱彬今日朝廷政院玉堂同安批答雖有不爲稟告之失至於拿問亦甚過重伏乞亟收批答交周內官拿問之命臣等待罪近密區區所懷敢此仰達 傳曰今日之事所關非細而卿等不忽 宗社深長慮患之道乃敢如是徒擾誠爲寒心任自爲之

再啓曰臣等卽伏見下本院之批辭至以有臣子所不敢聞者臣等聚首相顧驚惶震悸罔知處身之所也臣等區區之忱只在於事貴和平務得至當而至以誠可寒心任自爲之爲敎臣等不勝惶恐待罪 傳曰勿待罪

府院啓曰臣等卽伏見備忘記有今日政院玉堂

大殿問安批答交周勿施之命繼而 中宮殿承
傳色朱彬拿問之命臣等驚惶不知所以爲言也
國母誕降之日問安於大殿自是臣職之當然且
念中官之循例傳批乃其職分不有禀告設有所
失今日處分出於意慮之外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噫日者筵中處以宮闈間事縷縷 下教
而罷職之罰旣加於竭論之近侍拿問之命又及
於傳命之內官至於批答交周之教尤不免爲無
前之過擧終有乖於和平鎭定之道請亟收批答
交周內官朱彬拿問之命
賓廳 三公及兵判閔黯吏判沈梓右叅贊李觀徵刑
判李宇鼎禮判閔宗道判尹吳始復左叅贊柳命

天左尹尹以濟吏叅俞夏益户叅權愈工叅申厚載
護軍鄭启亮禮議俞夏謙工議朴廷薛户議李義
徵叅知李玄紀等啓曰臣等伏見備忘記 中宫
殿誕日 大殿政院玉堂批荅交周勿施 中宫
殿承傳色朱彬拿問继伏見政院啓辭之批有不
思宗社深長慮患之教臣等不勝驚惶悚慄之至
誕日問安自是臣子之起居常例而聖明處分實
出意慮之外則喉司啓達之意只欲其納君於無
過之地未知 聖心因何激惱遽有此惶恐不敢
聞之教也臣等竊恐爲宗社深長之慮在於鎮定
和平而不在轉輾乘激終闕循常之例也父母有
過垂涕泣而導之子之職也臣等不得不冒萬死

齊聲仰籲伏願　殿下平心舒究亟収批答文周
内官拿問之命　荅曰自古國家之治亂興廢罔
不由於后妃可不慎歟目今宮闈之間既無幽閑
貞靜之德而反有呂霍乖悖之舉朝晝言行非妬
忌怨懟則輒以怒色相加積以歲月望絶感和必
其妬心未售計無奈何則乃敢自做　先王先后
之教公然唱說肆行胸臆予歷觀前史后妃妬忌
怨上者間或有之而未聞假起舅姑之言凌蔑君
上回邪奸慝未有如今日者也予年將三十始有
元子此誠宗社臣民無疆之福也苟有一分秉彛
之天慶忭之心顧復之情宜無異於已出而一聞
生男之奇大加慍怒之色無倫不平之語不一而

足益親主家情跡綢繆若此不已日後之患有不可勝言故去春早定國本之大計不惟援據皇明古事而已予之深憂遠慮實在於此也噫 祖宗在天之靈降鑑於冥冥之中佑我東方元良誕降則前日假托矯誣之計情愈益彰露無餘此實得罪宗社之人也其可一日毋臨乎一國乎詳按舊典宜速擧行予之今日此擧出於不獲已卿等如以予言爲不足取信則更當甘受妄言之責如其不然猶欲立節毋事則將何顔面更臨公卿乎願勿事寡躬以益羞愧也

賓廳再啓曰臣等區區痛迫之情已陳於榻前而既承罷黜之教惶恐退出今不敢更有所陳暴而

臣等所望只在優容寬假以為感化之地終不忍
奉行批旨敢冒斧鉞之誅仰瀆　宸嚴之下臣等
之罪萬死〻〻伏乞　聖明小回威怒亟收成命
不勝千萬之幸　荅曰卿等同念國家之貽禍復
此煩瀆違拒明命今日國体可謂寒心任自為之

兩司合啓曰臣等即伏見賓廳啓辭之批聚首痛泣
不知所達豈料　聖明之世遽有此舉措耶坤位
配極今將十年則乃一國之母也何可輕議以貽
聖德之累乎人臣大義專於所事〻〻父母姑無差
殊遣此罔極之事敢陳涕泣之懇伏乞三思亟命
還收賓廳啓辭之批　荅曰卿等之相繼煩瀆殊
無嚴亟停勿煩

玉堂上劄不荅　備忘記金女一自入闕之後小無
敬順之行妬嫉之擧不一而足外與罪人金壽恒
及主家交結相應伺上動靜宮中之事無不漏洩
矣往在丁卯年間入對御前之時引見說話親錄
小紙藏寘矣乃敢任自偷窃圻見潛納袖中而及
其累次詰問則勢不獲已之後始乃還納其遺語
之凶慘實難測度不但此也內與巧詐奸慝之婦
日夜謟媚作爲血黨飛語造謗無所不至搆亂國
家誣逼君上論其罪狀實犯悖逆不道之科所當
繩以王法而姑從寬典收其爵號叅酌廢黜爾宜
知悉

二十六日吳斗寅李世華朴泰輔兪櫶等上疏極論

母后癈黜之非 上震怒今夜三更前親鞫事分
付
閔鎮厚鎮遠拿鞫嚴問事及海昌尉削奪官爵事
榻前下教
親鞫事人定前分付而尚不擧行當該都事拿問事
及閔鼎重不可仍寘大臣之列削奪官職事 榻
前下教推鞫問事郎廳金澒沈潑沈季良李玄祚
親鞫時尹深拿来原情放送罪人朴泰輔吴斗寅李
世華各刑二次朴泰輔壓膝一次不服烙刑二次
不服 上曰自此以後敢有如此幽悖之疏章則
當繩以逆律斷不饒貸以此意布告中外
五月初二日備忘記今觀兩朝癈妃時實録謄出别

單尹氏所失只妬忌而罪狀既著之後 成廟爲
宗社深憂遠慮斷然廢黜則況今日閔氏負犯有
浮於尹氏而重之以尹氏所無之行做出 先王
先后之教得罪於宗社者乎其令禮官廢爲庶人
歸之私第告 廟須教奪父母封爵等事一遵舊
例即速擧行事

百官庭請事及三司伏閤事停啓罪人朴泰輔加刑
一次不服 傳曰推鞫姑罷

備忘記閔氏罪惡之彰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予之
隱忍期待積有年矣而及今回有悛改之心益多
悖亂之行故爲 宗社深憂遠慮有此廢黜之議
此正古人所謂獲罪于天無所逃者也本非予之

初不容忍而然也況　成廟朝尹氏廢黜之時諸臣之所以反覆力爭者其意專在於日後國本之難處而今日之事與此大相不同則何敢於予志堅定倫忌既下之後相率請對終是營救若是其從惡無嚴乎且念天道昭〻禍福必有前知辛酉告期冊妃之日厚地震蕩之變是近古之所罕有尋常憂鬱于中矣以今失德之彰著觀之此殆天意非人力也此而置之國之禍亂無時可息校理李允修〻撰沈季良拿問定罪

初四日倫忌記予觀兩朝廢妃時斷當廢黜不少寬貸羣下所以慎重力爭者亦不過國本之難處故也曷嘗有如今日朴恭輔輩之無狀者乎噫自古

后妃之曰妬恚怒者誠或有之而今則不然乃於
妬忌之外別生奸慝之凶計以　先王先后之教
公然唱説于予曰淑媛以前世獸身爲主上射殺
欲報宿恨有此降生乃與庚申逆獄後一番不逞
之徒互相締結禍將不測且其八字本無子主上
勞而無功内殿則子孫衆多無異於定廟云此雖三
尺童子必不信聽而況今　祖宗黙佑元良誕降
則其自假凶計愈益彰著無餘其誰欺哉非欺天
乎噫嘻母臨一國臣民仰戴而乃有千古所未聞
之奸情慝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則是尹氏
所無之罪而恭輔等以死立節謀陷君上此誠
成廟朝所未聞之擧也　成廟廢妃時教曰若聽

後宮之讒譖而為此舉則天地　宗社昭質在上
至哉王言卿等試思之朝晝言行無非妬忌怨懟
為此而不足白地做作舅姑之言肆然凌踏寡躬
專寵搆亂無欲嫁禍於朝廷此果母臨一國者之
所忍為者而其所謂相逼相軋浸潤等說亦果一
毫彷彿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決不敢誣
也如此內懷將心忌居出送不可無別樣懲惡之
典朴泰輔吳斗寅李世華子壻同生及其叔侄并
永削禁錮

傳曰今日廢妃閔氏以素屋轎自耀金門外出歸于
本家政院知悉

黜妃頒教文 閔黯製

王若曰 刑妻之義載乎詩寔閫治亂之道 黜妃之文著於禮爰擧播告之章 心竊悶然 予不獲已 妃閔氏 情欠和 德乏幽
順 閒 蓋自受冊之初罔念戒愼 公肆入宮之始宗多愆尤 至於夢寐之稱 尤非意慮所及 非一朝一夕之故厥惟 托先王先后之言是可
舊矣 忍耶 念予而立之歲 幸覩斯男之祥 論以人情宜加猶已出之愛 擧乎辞語乃反懷不平之心 馬后之頌復丁寧 郭氏之轉輾恚恨
已德蓋聞 偏性難回 獨不為地保免危荒之仁 自絕于天終無悛改之意 頒臣隣之咨顲非欲強違 斡宗社之大畫難可反許 與其貽禍 寧甘失德
於後嗣 于寡躬 蒞宗係国家興衰陰助之功難望 不宜事宗廟社稷顯出之擧可徐 乃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初
四日廢閔氏為庶人於戲 追惟六礼之辰地道告警 犯此七去之戒禮法難容 寔合處變之 非敢任情之
宜 擧 彼必自知其罪著在儒賢之書 予欲不復有言恐傷忠厚之道 故兹教示 想宜知悉

告魂殿文 知製教姜俔製

念兹中壼 母臨一国 体配乾剛 位正坤極 今兹閔氏 宗多過失 在礼宜去 難望乖德 日考舊典 断行廢黜 敢告厥由 敬薦泂酌

削勳須教文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閔黯製

王若曰 逆獄為万世所冤已除刑書之柱 公論未百年而定廟削勳籍之名 肆將十行 誕告八方 念予嗣位 粤在冲齡 先志是 殲人盡
承痛礼論之乱統 逐惡黨議之閔君 錫胄 邪親濯龍 賦性陰騭 協賛新逆難近於同寅 頓聽舊意宗在於逞臆 惟其狼貪之 是以虎視之

逐ㄷ不奪不厭萬基本以奸壬之輩當先王向礼之日一意欺天背
眈ㄷ愈往愈甚久托肺腑之親逮時烈被罪之後百計為地并
公死黨之習痼次骨寃深 招呼貴戚子弟不良之徒與之潛畜 惟益勳與師命
力合謀之勢成切邊傍伺 納結庶㝵奸細無頼之流啗以大利 而斗北與朴斌
宗是腹心 詗察則立身效力 金錢發府庫之財厚賂閹宦 所以匿形
疇非羽翼 經營則光漢獻謀 萋斐成貝錦之織飛語宮闈 宗欲投間
而藏跡 不幸相門之賤孽 謂時機之可乘密遣細客 始將推命之術若效私誠
而抵隙 交通王室之親近 知驕恣之必難故挑邪心 終做伏甲之言怵以奇禍
遂發武安不道之說 將則必誅固三尺之難逭 斌南之書纔投㫖章斥逐朝著
引蹙淮南匪公之望 哀此無罪乃一綱之橫罹 渭陽之啓繼上急書遽發鞫獄
巳空 有若禍機迫在于呼吸吹角三叟 莫非恐動之幺計 体府綢繆之
大起 紛然鐵騎交馳于道塗環圍十日 未免驚起之一時 炭兵團東之
謀反作禍祟 全恩之論蓋為懿親而目以釀亂之本 措捏胡至於斯 讒言
今亦帰亂階 親耕之請寔欲導礼而誣以糜妃之基 壽張靡不用極 火炎
三至慈母之杼終投 先朝誥命之元老并坐攸司 王孫甍桁楊之下 行路同
俱焚昆山之玉遂燬 山野讀書之儒臣俱入臺輿 宿將抱杜郵之寃 三軍泣
悲 嗟我忠藎之家寃 自禍渫逮于吏胥汉處之命雖下一向操持 七處
涕 亦罹誣陷之罪名 加東縛施以榜掠寃号之聲莫聞益肆鍛錬 百人
後鞫吉未間之翊宇元成之追告有所受之 幺鋒未歛吉瑱之窩綱仍張
就囚一無得脫至於宗伯之被刑尤可惨矣 毒𣨼潛吹輔國之寀李四布
尚賴清議之間發 論以國法員擢髮難贖之辜 指水為誓屠挿血於銅盤
幸免衆正之盡劉 等彼盟姗舉曠世罕有之典 謂天可欺主勒名於鐵券
元惡次第俱斃 十年重回天道有循環之理 宝鑑懸空魑魅莫逃其狀 凡
皇穹有若所知 中夜三嘆予心開悔悟之時 白日回照幽谷為之生春 惟

係同君負國逆告陷人是懷忠抱義含冤殞命者或流之过或處以死或賜以祭或復之官當国是之自明既罷逮冤獄之盡雪復削

追錄傷勳兹命革罷保社功臣金錫胄金萬基李立身

南斗北李師命金益勳李光漢申範華李元成等

収其錄券以慰泉途之魂奪其封爵少洩神人之憤嗚呼可削則削念兹在兹事歸至當予敢少靳追惟當日宗致九廟

之擧措之震驚自慚寡躬之不明奚但凶賊之相謾人皆欲食其肉天討未加於生前易言勿用小人譬戒宜垂於日後故想

兹敎示宜知悉